

舊小說

乙集一

乙集一 唐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洋裝
一册

通 俗 新 尺 牘

定價
八角

-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 一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 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 七精印小本一厚册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訂 正 新 撰 普 通 尺 牘

二册
附詳解一册
五角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訂 正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二册三
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訂 正 新 撰 學 生 尺 牘

二册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訂 正 新 撰 女 子 尺 牘

二册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舊小說目錄

乙集 唐

- 靈應傳 孫揆
- 洛神傳 闕名
- 吳保安傳 許棠
- 鄭德璘傳 薛瑩
- 李章武傳 李景亮
- 趙合傳 闕名
- 杜子春傳 鄭懷古
- 裴仙先別傳 闕名
- 少室仙姝傳 闕名
- 袁氏傳 顧覓
- 李林甫外傳 闕名
- 蚺蟬傳 闕名
- 甘棠靈會錄 闕名
- 鄴侯外傳 闕名
- 玉壺記 闕名

- 一
- 六
- 八
- 一一
- 一二
- 一五
- 一六
- 一八
- 二〇
- 二一
- 二三
- 二五
- 二八
- 二九
- 三四

- 姚生傳 闕名
- 唐叵手記 唐暉
- 李衛公別傳 闕名
- 齊推女傳 闕名
- 魚服記 闕名
- 聶隱娘傳 闕名
- 袁天綱外傳 闕名
- 蔣子文傳 羅鄴
- 陸仁壽傳 陳鴻
- 韋鮑二生傳 闕名
- 薛昭傳 闕名
- 烏將軍記 闕名
- 柳參軍傳 李朝威
- 人虎傳 李景亮
- 馬自然傳 闕名
- 寶應錄 闕名
- 白蛇記 闕名
- 巴西侯傳 闕名

- 三六
- 三八
- 四〇
- 四一
- 四四
- 四六
- 四七
- 五〇
- 五二
- 五二
- 五五
- 五五
- 五七
- 五九
- 六〇
- 六三
- 六五
- 六六
- 六八

求心錄 闕名

六九

知命錄 闕名

七〇

山莊夜怪錄 闕名

七三

五真記 闕名

七四

小金傳 闕名

七六

迷樓記 韓偓

七八

海山記 韓偓

八〇

開河記 韓偓

八五

負苓者傳 王纘

九一

衛公故物記 章端符

九二

虬髯客傳 張說

九二

東城老父傳 陳鴻

九五

馮燕傳 沈亞之

九八

李紳傳 沈亞之

九八

高力士傳 郭湜

九九

陶峴傳 沈既濟

一〇四

任氏傳 沈既濟

一〇五

申宗傳 孫頴

一〇八

梅妃傳 曹鄴

一一〇

紅線傳 楊巨源

一一二

劉無雙傳 薛調

一一四

霍小玉傳 蔣防

一一七

李娃傳 白行簡

一二一

三夢記 白行簡

一二七

章臺柳傳 許堯佐

一二八

非煙傳 皇甫枚

一二九

楊州夢記 于鄴

一三一

妙女傳 顧非熊

一三三

冥音錄 朱慶餘

一三四

離魂記 陳元祐

一三六

太湖石記 白居易

一三六

枕中記 李泌

一三七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一三九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一四〇

毛穎傳 韓愈

一四一

李赤傳 柳宗元

一四二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一四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一四四
梓人傳	柳宗元	一四五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一四六
河間婦傳	柳宗元	一四七
宋清傳	柳宗元	一四八
會真記	元稹	一四九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一五三
齊魯二生	李商隱	一五四
宜都內人	李商隱	一五五
拾甲子年事	羅隱	一五五
說石烈士	羅隱	一五六
蘭亭始末記	何延之	一五七
楊烈婦傳	李翱	一六〇
高愍女碑	李翱	一六〇
書何易子	孫樞	一六一
竇烈女傳	杜牧	一六二
南柯記	李公佐	一六三

白猿傳	無名氏	一六七
獵狐記	孫恂	一六九
容成侯傳	司空圖	一七一
鬼塚志	一則 褚遂良	一七二
小說舊聞記	一則 柳公權	一七二
常侍言旨	一則 柳珣	一七三
龍城錄	五則 柳宗元	一七三
嶺表錄異	三則 劉恂	一七五
教坊記	一則 崔令欽	一七六
李蕃吹笛記	一則 楊巨源	一七七
次柳氏舊聞	八則 李德裕	一七八
異疾志	三則 段成式	一八一
諾皋記	八則 段成式	一八二
支諾皋	三則 段成式	一八七
夜叉傳	三則 段成式	一八八
酉陽雜俎	四十四則 段成式	一九〇
夢遊錄	四則 任蕃	二〇九
仙吏傳	二則 太上隱者	二一三

英雄傳 二則 雍陶

二二四

神女傳 三則 孫頤

二二六

幻異志 三則 孫頤

二二八

雷民傳 一則 沈既濟

二二〇

玄怪錄 十七則 牛僧孺

二二一

續玄怪錄 十九則 李復言

二二七

聞奇錄 六則 于逖

二五五

靈應錄 二則 于逖

二五七

幻影傳 二則 薛昭

二五九

幻戲志 二則 蔣防

二六〇

再生記 五則 閻選

二六二

尸媚傳 二則 張詠

二六五

奇鬼傳 一則 杜青萸

二六七

才鬼記 五則 鄭哲

二六七

妖妄傳 二則 朱希濟

二七三

靈鬼志 六則 常沂

二七五

靈怪錄 四則 牛嶠

二八〇

梁四公記 一則 梁載言一作張說

二八四

樂府雜錄 一則 段安節

二八六

博異記 四十則 鄭懷古

二八六

集異記 四十六則 薛用弱

三〇三

松窗雜錄 二則 李濟

三二九

北里志 十三則 孫棨

三三〇

通幽記 十四則 陳劭

三三九

傳奇 十三則 裴鉞

三五五

廣異記 一百三十三則 載君孚

三六七

原化記 二十三則 皇甫氏

四三七

紀聞 四十一則 牛勗

四三三

宣室志 八十三則 張讀

四八〇

逸史 四十一則 盧子

五三三

劇談錄 十六則 康駢

五五九

朝野僉載 四十七則 張鷟

五六八

前定錄 四十則 鍾輅

五八二

河東記 十八則 闕名

五九一

乾闥子 十七則 溫庭筠

六〇五

定命錄 十七則 呂道生

六一七

三水小牘 十五則 皇甫枚

法苑珠林 二十四則 釋道世

譚賓錄 十一則 闕名

杜陽雜編 十三則 蘇鸞

雲溪友議 十八則 范攄

異聞集 九則 闕名

原仙記 三則 闕名

詳異記 一則 闕名

本事詩 十四則 孟榮

啓顏錄 十六則 侯白

幽間鼓吹 五則 張固

大唐奇事 四則 馬總

會昌解頤錄 九則 包滑

大唐新語 七則 劉肅

仙傳拾遺 二十五則 闕名

玉泉子 九則 盧仝

廣古今五行記 六則 闕名

瀟湘錄 二十五則 李隱

六二四

六三三

六四三

六四八

六五六

六六四

六七七

六八〇

六八一

六八六

六九三

六九五

六九七

七〇三

七〇五

七二四

七二七

七二九

開天傳信記 九則 鄭榮

靈異記 三則 闕名

明皇雜錄 十七則 鄭處誨

十二真君傳 二則 闕名

志怪 三則 陸勳

八朝窮怪錄 四則 闕名

王氏見聞 十五則 闕名

冥報記 七則 唐臨

甘澤謠 三則 袁郊

戎幕閒談 八則 章綸

女仙傳 三則 闕名

續定命錄 四則 溫舍

桂苑叢談 五則 馮翊

御史臺記 十一則 韓琬

因話錄 四則 賴璘

南楚新聞 五則 尉遲樞

羯鼓錄 四則 南卓

辨疑志 四則 陸長源

七四三

七四六

七四八

七五四

七五六

七五七

七六〇

七六一

七七一

七七四

七七九

七八一

七八四

七八六

七九一

七九二

七九四

七九五

舊小說 目錄 乙集 唐

水經 一則 闕名

陰德傳 二則 闕名

報應錄 二則 闕名

異聞錄 一則 闕名

七九七

七九七

八〇〇

八〇〇

舊小說

乙集 唐

靈應傳

孫 揆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叢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泓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禳禱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於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

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許。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階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冤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焚爇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狗其教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庚氏焚爇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庚冤

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鄆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援刀自刎。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

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敵。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竇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陲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

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烏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平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涇城千里。坐變汚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

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僞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迴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

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惛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慚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漚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發

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余亦頗自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恟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

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塔。余亦再拜。升西塔。見紅妝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塔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與詞。鼓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塔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嫻。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羞敵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迨。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

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仗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潰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

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鷄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釐立。泊遭疊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

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概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譬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洛神傳

闕名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於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敍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鬟。持茵席具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

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於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於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

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鑿化其疾於龍。唇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沈澀。若食燕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於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坼生樹。至於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腫。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於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況呢洽。蘭豔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豔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吳保安傳 又見記聞

許棠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元振。元

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躋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藉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引。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効。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旣至。

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闕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割。血淚滂沱。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臆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遲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

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啟。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騶。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爲報許贖仲翔。仍傾其家。得絹二百匹。因往雋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妻子饑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安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番。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覓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

今日親觀於公。何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佇。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尙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親老在北。且充甘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卻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

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斂時有失也。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既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絨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

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鄭德璘傳

薛瑩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於黃鶴樓下。傍有醴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於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於舟之柁。擲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

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蕊瑩波。露灑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鈎。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凝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以告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

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由活爾命。因召主者攜章氏送鄭生。章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遂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視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章氏也。繫臂紅綰。尙在德璘。驟喜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

與人世無異。章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遣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章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章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嚮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李章武傳 又見才鬼記

李景亮

李章武字子飛。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卽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

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之。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給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敘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鴛鴦綺一端。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傷未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獎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邳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於王氏之室。至其門則聞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之民。或廢業卽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隣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卽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隣妻。復訪卽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僕姓

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於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祇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卽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歡。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榻席。忽有一婦人持箒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卽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箒人欣然而去。遂巡映門。卽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

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錄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卽懇託謝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韞韞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瑤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投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甯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

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問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卽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邳歸長安。武定堡下邳羣官與張元宗攜酒宴飲。旣酣。章武懷念。因卽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羣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別。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滿夕陽。章武旣事東平丞相。府因開召玉工。視所得韞韞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纔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櫛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

旣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絕。

趙合傳

闕名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觀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砂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砂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黨羌所虜。至此。搗穀。刳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於沙內。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卽某家枓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尙有感激。我李文悅尙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大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

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某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愕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又太陰稍晦。卽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羣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牆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水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邪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遙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

韋大夫舊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尙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感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杜子春傳 又見續玄怪錄

鄭還古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

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幾繙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繙。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于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繙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十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從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嗟乎。拙

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旅櫬，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

旌旗戈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呵叱之聲，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將軍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狡狴獅子，蝮蛇萬計，哮吼擎攫而前，爭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座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又四面迍迍，傳命曰：肯言姓名，卽放。不肯言，卽當心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卽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

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魂魄被領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確搗磔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醫藥之苦。略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爲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尙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

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裴仙先別傳

闕名

工部尙書裴仙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害。仙先廢爲民。遷嶺外。仙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朝廷上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仙先曰。汝伯父反。干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仙先對曰。臣今請爲陛下計。安敢訴冤。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爲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誅斥李宗。自

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下計。能用臣言。猶未晚也。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仙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仙先至百。長隸濃州。仙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仙先死。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二笞而畢。仙先瘡甚。臥驢輿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女。生男。愿。盧氏卒。仙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配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仙先賢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仙先以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仙先黃金馬。駝牛羊甚衆。仙先因而致富。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置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不數日。仙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

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識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深隱。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啟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敕既下。仙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勸仙先入胡。仙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東裝時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仙先善待之。及行。使將馬牛橐駝八十頭。盡裝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足。曳犀超乘者半。有千里馬二。仙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旣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旣明。候者言仙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急追。誠追者曰。舍仙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仙先於塞。仙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戰。殺追騎五百人。日昏。二將戰死而敗。縛仙先及妻與橐駝。將至都護所。旣至。械繫穿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仙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

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者。並所在鑲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繁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仙先得免。乃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仙先乃出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有聲績。號稱名臣。後爲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少室仙妹傳

闕名

寶歷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厲草閱經。而月墜幽窗。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曷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澹。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凝埃晝闐。煙鎖管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牆。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輶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視一仙妹。侍從華麗。玉珮敲擊。羅

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濯豔。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峰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掛。紅杏豔枝。激含嘯於綺殿。碧桃芳藻。引凝睇於瓊樓。旣厭曉妝。漸融春思。伏見郎君神儀。溶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妹曰。某昨造門牆。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駢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妹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欻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

對時。自矜孤寢。轉惜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抒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貲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綱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頽。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特賴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尙未凋零。固止綺羅。貧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曠方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檉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尙昏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

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澁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轔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簾笙。杳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爲太山所追。東以巨鏢。使者驅之。欲至幽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姝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贖。難責風情。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鏢。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自咎而已。

袁氏傳 又見傳奇

顧 愈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於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關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豔

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煙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凝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窶簾。忽視恪。遂驚慚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向於此。恪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慚駭。幸望陳達於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簾帷。當盡所觀。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頓內廳。當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美豔愈於嚮者所視。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金。繪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處。

士恪謂曰。既久。嗟問。頗思從容。願搆衾綰。一永宵話。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手。密謂之曰。老兄於道門會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見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不肖未有所遇。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墮。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奈之何。又曰。弟之忖度。何以爲異。恪曰。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如是以爲驗。遂告張曰。某一生邈迤。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意。何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由人興。人無愛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尚以爲不可。况大丈夫乎。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者滅。

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攜密室。必覩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格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伺其便。格遂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格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與非爲。如此用心。且犬彘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格既被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矣。因雨泣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格愈懼。似欲奔進。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也。子何慮哉。格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撩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後格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略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瑞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

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格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髮。攜二子詣老僧院。若熟其選者。格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而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遂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格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格乃驚。但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於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於上陽宮內。聞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格遂惆悵。騰舟六七日。攜二子而迴棹。更不能之任矣。

李林甫外傳

闕名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尙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反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敍別。曰。二十年宰相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

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爲吾著某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廕敍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衝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己。冤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閤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於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卻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敎戒。曾不暫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搥

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尙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某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臥。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卻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

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祿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牆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蚍蜉傳

闕名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氈上置繒繒。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轟。并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鼎。鑊者又數百。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

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攜網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涓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邊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匏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燕。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間。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

宣言曰。蚩蚩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蠶虹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蚩蚩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瞑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己反忮。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誠。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庶飛上疏曰。臣聞縱盤

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扶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卒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卽拜。虬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蚺爲太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止於是。蚺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於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

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通玄鑿。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罪。鴻恩霑灑。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効伯禹亦非素志。況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羣臣皆拜舞稱賀曰。啟鄰國之慶也。虬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虬飛曰。大王逼脇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讓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旣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

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甘棠靈會錄

闕名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淒淒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入。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嗾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北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聳轡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溢路歧。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於叢棘之下。屏氣以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於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憩馬甘棠館亭。於西檻。偶見詩

人題一章。駐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浮雲悽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閭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歎歎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曉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間垂光影照滂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涼。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

尙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
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
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瀛宮水引故山
泉。青雲自致慚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
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髮鬢者詩云。新荆棘路舊
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
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
谷友。共來泉際話孤魂。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
岩谷。逡巡鬼車怪鴉相率啾啾。哀猿老狸次第鳴。叫頃
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於坐中。各命僕馬。頗甚
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於是
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
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媪曰。昨夜三使
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
傷涯餽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鄴侯外傳

闕名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
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尙幼。有異僧僧伽從

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
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
氏既娠。凡三年。方寢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
產。必累日困憊。惟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
聰敏。書一覽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玄宗御
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儼年
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辯鋒起。譚者皆屈。玄
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是。因
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賦敏
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勿令
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晏皆
在帝側。及玄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儀狀
眞國器耳。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動靜
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碁盤。圓如碁子。動如碁生。靜
如碁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
道碁子。泌曰。隨意卽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
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
因賀曰。聖代嘉瑞也。玄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

嗜之。遂送申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少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之至宅。令其子均相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稗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張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十五歲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日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氏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彩雲掛於庭樹。李氏之親愛。乃多貯蒜齋。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之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液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遂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况童子邪。但當爲

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齡出荊州。邀至那經年。與游東都別業。遂遊衡山嵩山。因遇神仙童相。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優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哀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玄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德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之交。尋爲楊國忠所患。以其所作感遇詩諷及時政。搆而陷之。詔於斬春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玄宗肅宗分道巡狩。泌常竊賦詩。有興復志。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於嵩山間。會肅宗手札至。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延於臥內。動

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瑄自蜀至。冊肅宗爲皇帝。并賜泌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亦攀緣他徑而出。爲槁葉所藉。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功。茅土不過二三百戶。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連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

已枕矣。尅復之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鬪毯。上以泌多絕粒。肅宗每爲自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爾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汴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居山也。棲神幽林。不交人事。居內也。密謀籌運。動合玄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號天柱峯中嶽先生。賜朝天玉簡。無已。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

觀察判官。元載伏誅。追入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師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待制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長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春宮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種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往來相問。村落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恆由召對。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意。

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爲玄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嘗於衡嶽寺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辯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行。屏風上。引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琺瑯有聲。時人謂之鑊子骨。在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是足將及頂。乃念煙火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申家事。於是在傍者皆散走。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爲玄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日。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意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卻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

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回。緣此男有痼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乞以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隨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蓄薇架下。累月。其人竟不回。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爲吾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玄玉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探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爲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到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降。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卽敕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奏以龍輜。不動。代宗自蓬萊院謂曰。吾弟是欲見先生。宜速往。酌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此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以傳不朽。用慰玄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卽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

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酌歌此二章。於是龍輜行疾如飛。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倓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爲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思倓無罪。泌慮復及諸王。因事言曰。昔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皇祖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鳩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與中宗容宗常所不安。朝夕憂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詞。令樂人歌之。欲微悟父母之意。冀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尙可。四摘抱蔓歸。然太子竟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社稷。憂朕家事。言皆爲國龜鑑。豈可暫離朕耶。時玄宗有誥。只要劍南一道。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奉表請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玄宗徘徊未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誥定行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自下誥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

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道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侵晨。生至竇門。頗甚嗟嘆。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黃中君。但見鬼谷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洩旬求之。於是與昆弟羣從。奴僕羣行。求訪遍於洛下。時泌有居於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所乘騾忽驚軼而走。徑入竇之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車馬羅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騾收在馬廐。請客入座。主人當願修謁。泌不得已。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於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於賊庭歸款。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岱徵還。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

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密遣中使乘傳於陝問之。竇錄奏其事。德宗曰。言黃中君。蓋指於朕耶。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泌曰。先塋在河清谷前。鬼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卽位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道理。自用卿以來。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夷吾仲父。傳說霖雨。何以及茲。其軍謀相業。載於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玉壺記

闕名

元和初。有元胤柳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李庶人連累。各竄於驩愛二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饜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歛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鬣。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忽見天王尊像。盤然於嶺。所有金鑄香爐。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

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朱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妝豔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於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

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覘。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繳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

問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卽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啟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視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

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卻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視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姚生傳

闕名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於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鷲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誠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夏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

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臥。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於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搢箠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棧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榻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閒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

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翌日有輜輶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殺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卺。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遇姝廢業。捶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父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旣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尙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祕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頓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

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唐暄手記 又見通幽記

唐 暄

唐暄。晉昌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滑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進士擢第女三人。長適

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念。習以詩禮。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暄常慕之。及終制。乃娶而留之。衛南莊開元十八年。暄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日者問之。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窺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暄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幽室悲長簾。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一時開。魂兮若有感。髣髴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室靜。笑語度更籌。恍忽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陽原歌薤露。陰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暄耿耿歎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暄驚惻覺有異。乃祝之曰。儻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見相敘也。勿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聞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每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暄驚歎流涕。嗚咽曰。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得一見。卿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暄詞益懇。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

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暉問羅敷曰。我開元八年。典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贖來。會看阿美。阿美卽暉之亡女也。暉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暉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暉乃執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謂暉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况美娘又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暉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徒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暉卽如言。笑謂暉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君已再婚。新故有間乎。暉甚悲。恚妻曰。論業君合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語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問佛稱宿因不謬乎。答曰。理端可鑒。何謬之有。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太極仙品。總靈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悉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暉懼不敢復問。因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唯無漿水粥耳。暉卽命

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在。暉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暉曰。此是紫菊姥。豈不識耶。暉方記念。別席飯之。其餘侍者。暉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暉從京回。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銀鏤合子。藏於堂屋西北斗棋中。無人知處。暉取果得。又曰。豈不欲見美娘乎。今已成長。暉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暉撫之而泣。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暉令下床帷。申繾綣。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之左右。暉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綯繆夜深。暉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至精神實都不見。何煩此言也。暉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

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
 矜閱得免。叵聞慙然感懷。而贈詩曰。蟬陽桐半死。延津
 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
 留答。可乎。叵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慕
 慮君嫌猜。而不爲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帶題詩曰。
 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
 曰。蘭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
 叵含涕言叙。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翁
 婆使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
 與叵訣別。叵修啟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
 叵問此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叵執
 手曰。何時再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叵爲念。
 叵答一金釧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
 年外。無相見期。若墓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月盡
 日黃昏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
 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揚被久之。方滅。舉家皆
 見。叵手記。

李衛公別傳

闕名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村。村翁奇
 其爲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
 舍之。而不能。俄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困
 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牆
 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其迷途。且請寓宿。人
 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
 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
 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
 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
 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
 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往。或
 夜到而喧。勿以爲懼。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鮮。食畢。夫
 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褥衾被。皆極香潔。鋪陳閉戶。
 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闌者。何物也。懼不
 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曰。天符報大郎
 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急。應
 門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次到。固
 不可辭。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矣。僮僕無專任之

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廳門曰：郎覺否？請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客，非乘雲者，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韃青驄馬來。夫人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誠曰：郎乘馬，無須銜勒，信其行。馬蹄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其足漸高，但訝其穩疾，不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瘁，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負之甚！本約一滴，何乃私滴二十邪？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袒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正連坐，如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

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即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拗怒而立。靖私念我獵徒，以鬪猛爲事，若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乎？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迴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爲大將，功蓋天下，而終不作相，豈非悅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在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齊推女傳 又見玄怪錄

闕名

饒州刺史齊推女，適湖州參軍韋會。長慶三年，韋將赴調，以妻方娠，送歸鄱陽，遂登上國。十一月，妻方誕之，夕忽見一人，長丈餘，金甲仗鉞，怒曰：我梁朝陳將軍也。久居此室，汝是何人，敢此穢觸？舉鉞將殺之。齊氏叫乞曰：俗眼有限，不知將軍在此。比來承教，乞容移去。將軍曰：

不移當死。左右悉聞齊氏哀訴之聲。驚起來視。齊氏汗流浹背。精神恍然。遶而問之。徐言所見。及明。侍婢白使君請移他室。使君素正直。執無鬼之論。不聽。至其夜三更。將軍又到大怒曰。前者不知理當相恕。知而不去。豈可復容。遂將用鉞。齊氏哀乞曰。使君性強。不從所請。我一女子。敢拒神明。容至天明。不待命而移去。此更不移。甘於萬死。將軍者拗怒而去。未曙。令侍婢灑掃他室。移榻其中。方將輦運。使君公退。問其故。侍者以告。使君大怒。杖之數十曰。產蓐虛羸。正氣不足。妖由之興。豈足遽信。女泣以請。終亦不許。入夜自寢。其前以身爲援。堂中添人加燭。以安之夜分。聞齊氏驚痛聲。開門入視。則頭破死矣。使君哀恨之極。倍百常情。以爲引刀自殘。不足以謝其女。乃殯於異室。遣健步報韋。會韋以文籍小差。爲天官所黜。異道來復。凶計不逢。去饒州百餘里。忽見一室。有女人映門。儀容行步。酷似齊氏。乃援其僕而指之曰。汝見彼人乎。何以似吾妻也。僕曰。夫人刺史愛女。何以行此。乃人有相類耳。韋審觀之。愈是躍馬而近焉。女人乃入門。斜掩其扇。又意其他人也。乃過而回視。齊

氏自門出。呼曰。韋君。忍不相顧。韋遽下馬視之。真其妻也。驚問其故。具云陳將軍之事。因泣曰。妾誠愚陋。幸奉巾櫛。言詞情禮。未嘗獲罪於君子。方欲竭節閨門。終於白首。而枉爲狂鬼所殺。自檢命籍。當有二十八年。今有一事。可以自救。君能相哀乎。韋曰。夫妻之情。義均一體。鵝鷓翼墜。比目半無。單然此身。更將何往。苟有歧路。湯火能入。但生死異路。幽晦難知。如可竭誠。願聞其計。齊曰。此村東數里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此人奇怪。不可遽言。君能去馬步行。及門移謁。若拜上官。然垂泣訴冤。彼必大怒。乃至詬罵屈辱。捶擊拖拽。穢唾必盡。數受之事。窮然後見哀。卽妾必還矣。先生之貌。固不稱焉。晦冥之事。幸無忽也。於是同行。韋牽馬授之。齊氏哭曰。妾此身故。非舊日君。雖乘馬亦難相及。事甚迫切。君無推辭。韋鞭馬隨之。往往不及。行數里。遙見道北草堂。齊氏指曰。先生居也。救心誠堅。萬苦莫退。渠有凌辱妾。必得還。無忽。忿容。遂令永隔。勉之。從此辭矣。揮涕而去。數步不見。韋收淚詣草堂。未到數百步。去馬公服。使僕人執謁前引。到堂前。學徒曰。先生轉食未歸。韋端笏

以候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問其門人曰：「先生也。」命僕呈謁。韋趨走迎拜。先生答拜曰：「某村翁求食於牧豎。官人何忽如此。甚令人驚。」韋拱訴曰：「妻齊氏享年未半。枉爲梁朝陳將軍所殺。伏乞放歸。終其殘祿。因扣地哭拜。」先生曰：「某乃村野鄙愚。門人相競。尙不能斷。況冥晦間事乎？」官人莫風狂否。火急須去。勿恣妖言。不顧而入。韋隨入拜於牀前。曰：「實訴深冤。幸垂哀宥。」先生顧其徒曰：「此人風疾。來此相喧。可拽出。又復入。汝共唾之。」村童數十競來唾面。其穢可知。韋亦不敢拭。唾歇復拜。言誠懇切。先生曰：「吾聞風狂之人。打亦不痛。諸生爲吾擊之。無折支敗面耳。」村童復來羣擊。痛不可堪。韋執笏拱立。任其揮擊。擊罷又前哀乞。又勅其徒推倒。把脚拽出。放而復入者三。先生謂其徒曰：「此人乃實知吾有術。故此相訪。汝今歸。吾當救之耳。」衆童既散。謂韋曰：「官人真有心丈夫也。爲妻之冤。甘心屈辱。感君誠懇。然茲事吾亦久知。但不早申訴。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蓋未有計耳。試爲足下作一處置。因命入房。房中鋪席。席上有案。置香一爐。爐前又鋪席坐定。

令韋跪於案前。俄見黃衫人引向北行數百里。入城郭。鄆里鬧喧。一如會府。又北有小城。城中樓殿。峨若皇居。衛士執兵立者。坐者各數百人。及門。門吏通曰：「前湖州參軍韋某乘通而入。直北正殿九間。堂中一間。卷簾設牀案。有紫衣人南面坐者。韋入向坐而拜。起視之。乃田先生也。韋復訴冤。左右曰：「近西通狀。韋趨近西廊。有授筆硯者。乃爲訴詞。韋問當衙者何官。」曰：「王也。吏收狀上殿。王判曰：「追陳將軍仍檢狀。過狀出。瞬息間通曰：「提陳將軍仍檢狀。過有如齊氏言。王責曰：「何故枉殺平人。將軍曰：「自居此室已數百歲。而齊氏擅穢。再宥不移。忿而殺之。罪當萬死。王判曰：「冥晦異路。理不相干。久幽之鬼。橫占人室。不各自省。仍殺無辜。可決一百配流東海之南。案吏過狀曰：「齊氏祿命實有二十八年。王命呼阿齊陽祿未盡。理合却回。今將放歸。意欲願否。」齊氏曰：「誠願却回。」王判曰：「付案勒回。案吏啓曰：「齊氏宅舍破壞。回無所歸。」王曰：「差人修補。」吏曰：「事事皆墮。修補不及。」王曰：「齊氏壽算頗長。若不再生。義無厭伏。公等所見如何。」有一老吏前啓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

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却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慾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王曰。何謂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草木。故無所依。今收合爲一體。以續弦膠塗之。大王當銜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王曰。善。召韋曰。生魂只有此異。作此處置可乎。韋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齊氏一類。卽推而合之。又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餲。卽於齊氏身塗之。遂令韋與齊氏同歸。各拜而出。黃衫人復引南行。既出其城。若行崖谷。跌而墜。開目卽復跪在案前。先生者亦據案而坐。先生曰。此事甚祕。非君誠懇不可致也。然賢夫人未葬。尙瘞舊房。宜飛書葬之。到卽無苦也。慎勿言於郡下。微露於人。將不利於使君耳。賢閣只在門前。便可同去。韋拜謝而出。其妻已在馬前矣。此時却爲生人不復輕健。韋擲其衣馱。令妻乘馬。自跨衛從之。且飛書於郡。請葬其柩。使君始聞韋之將到也。設館施繡帳。以待之。及得書驚駭。殊不信。然強葬之。而命其子以肩輿迓焉。見之益闕。多方以問。不言其實。其夏醉韋以酒。迫問之。不覺具述。使君聞而惡焉。俄得疾數月而卒。韋

潛使人覘田先生。亦不知所在矣。齊氏飲食生育無異於常。但肩輿之夫不覺其有人也。余聞之已久。或未深信。太和二年秋。富平尉宋堅因坐中言及奇事。客有鄜王府參軍張奇者。卽韋之外弟。具言斯事。無差舊聞。且曰。齊嫂見在。自歸復已來。精神容飾殊勝舊日。冥吏之理於幽晦也。豈虛言哉。

魚服記 又見續玄怪錄

闕名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青城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家人不忍卽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爲我覲羣官方食鱸否。言吾已蘇。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羣官。實欲食鱸。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羣間得藏。攜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坐門東。糾曹吏某坐門西。方奕碁。入及塔。鄒雷方博。裴昭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曰。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之。皆然乎。遞相問。誠然。衆曰。

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如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於江畔。見江潭深靜，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傍有一魚曰：願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偉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巖嶠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俄而饑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鈎，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爲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鈎乎？舍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葦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我而行，罵亦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而奕碁，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畏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廚，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鱸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於机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鱸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自於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於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省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忽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碁，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並棄鱸，終身不食。

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

聶隱娘傳 又見傳奇

闕名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啼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獠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過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

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非若鳥之容易也。授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悟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祇迎也。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上。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子闔玉周其頸。

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鶴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耻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匕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袁天綱外傳 又見定命錄

闕名

袁天綱。蜀郡成都人。父瓊。梁州司倉。祖嵩。周朝歷健爲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曾祖達。梁朝江黃二州刺史。周朝歷天水。懷仁二郡守。天綱少孤貧。好道藝。精於

相術。唐武德年中。爲火井令。貞觀六年。秩滿入京。太宗召見。謂天綱曰。巴蜀古有嚴君平。朕今有爾。自顧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遇聖主。臣當勝也。隋大業末。竇軌客遊劍南德陽縣。與天綱同宿。以貧苦問命。天綱曰。公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就。從今十年後。必富貴。爲聖朝良佐。右輔角起。兼復明淨。當於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軌曰。誠如此言。不敢忘德。初爲益州行臺僕射。既至。召天綱謂曰。前於德陽縣相見。豈忘也。深禮之。更請爲審。天綱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然目色赤脈貫童子。語浮面赤。爲將多殺人。願自誠。後果多行殺戮。武德九年。軌被徵詣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對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綱初至洛陽。在清化坊安置。朝野歸轅。人物常滿。是時杜淹王珪韋挺三人來見。天綱謂淹曰。蘭臺成就。學堂寬廣。謂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當得五品要職。謂挺曰。公面似大獸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貴人。搆接初爲武官。又語杜淹曰。二十年外。終恐三君同被責黜。暫去卽

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隱太子中允。韋挺自隋末。隱太子引之。爲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嶺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泣曰。袁公前於洛陽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勢如此。更爲一看。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往時。不久卽回。終當俱享榮貴。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過益州。造天綱。天綱曰。杜公至京。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兼有壽。然晚途皆不稱遂。韋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純素美。當與薜蘿疎。旣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王珪尋爲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蒙州刺史。並卒於官。皆如天綱之言。貞觀中。勅追詣九成宮。於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復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有生角。猶未大成。後視之。全無三品。前視三品可得。然四體虛弱。骨肉不相稱。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後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房玄齡與李審素同見天綱。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綱云。五品未見。若六品已下。

清要官有之。李不復問云：視房公當得何官？天綱云：此人大富貴。公若欲得五品，卽求此人。李不之信。後房公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卒。高宗聞往言，令房贈五品官。房奏贈諫議大夫，申公高士廉謂天綱曰：君後更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果不過是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蔣儼幼時，天綱謂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勅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李義甫僑居於蜀，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甫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甫後爲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鳥，立成。其詩曰：白裏鸞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皆如

天綱之言。贊皇公李嶠，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唯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請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若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戚。嶠時名振，咸望貴達，聞此言不信。其母又請袁生致饌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而坐。寢，袁登牀穩睡，李獨不寢。至五更忽睡，袁適覺，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絕，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臥青絛帳，帝歎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綉羅帳焉。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腴，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嶠身材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其在潤州也，充使宣州山採銀，時妄傳其暴亡，舉朝傷歎。冬，官侍郎張詢古，嶠之從舅也，聞之甚憂，使諸親訪候。其實適會南使云亡實矣。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時有一人稱善骨法，頗得袁天綱之術。朝貴多竊問

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祿位稍薄。諸人竦威。其人又曰。李舍人雖有才華。而儀冠耳目。鼻口略無成就者。頃見其加朝散。已憂之矣。衆皆然之。嶠竟三秉衡軸。極人臣之貴。然則嶠之相難知。而天綱得之。又陝州刺史王當有女。隸州縣文武官。令天綱揀婿。天綱曰。此無貴婿。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時年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遇相者曰。公後必富貴。言訖而去。姚追而問之。相者曰。公甚貴。爲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鷄。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綱有子客師。傳其父業。所言亦驗。客師官爲廩犧令。顯慶中。與賈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銀合合一鼠。令諸術數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師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啟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從之。且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擔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

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滯。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

蔣子文傳

羅鄴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健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官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鹿。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有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

瑯內史在金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挾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爲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卽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脚。斫斷之。虎旣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正爲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豬祠焉。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解鼓舞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旣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卽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橋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

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常思噉。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以戲。相配匹。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令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才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廟。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卽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壯者。著鎧執

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卽求食，食遂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

陸仁蒨傳

陳鴻

唐陸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終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卽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卽爾

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差君不得道。旣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旣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旣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旣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陸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內不知。後月因

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適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蓍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啟公。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蓍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蓍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州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蓍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蓍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蓍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蓍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蓍情不信。佛意尙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蓍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尙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蓍曰。萬餘。

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蓍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蓍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蓍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縣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蓍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蓍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蓍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尙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尙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蓍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卽去。仁蓍一二日能起。便愈。文

本父卒。還鄉里。仁菴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韋鮑二生傳

闕名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駒。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觀矣。頃之二雙鬢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鹽。而回部落。駟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鹿脰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於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

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鬢髻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如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棲棲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墮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於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於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於州府。州府貢之於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墮古之大體。況予乃愬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於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啟書囊抽毫以操。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天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聰。意已忘於綠鬢。汗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尙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詠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薛昭傳

闕名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人。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於海康。勅

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鏹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陸。正與昭洽。乃齎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荊岳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於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首女子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於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於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

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卽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

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麝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扇。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明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

樓。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也。

烏將軍記

闕名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旣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鑣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殉。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於前。若爲僮而待之。

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遂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會食鹿腊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腊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旣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輓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

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豬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鉞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斫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餞以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

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鑣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柳參軍傳又見靈鬼志及乾牒子

李朝威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於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搵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卽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於君。某一微賤。便忘

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於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歿。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於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於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己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尙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資看圃。暨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與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

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殞。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於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敘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於柳生。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於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於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前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

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人虎傳又見宣室志

李景亮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載春。於尚書右丞楊某榜下。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既酣。願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邪。其僚友咸側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閒適。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食且缺。乃東遊吳楚間。期斂於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賄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李儼。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處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莫敢進。今尙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儼怒曰。我天子使。從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邪。遂

命駕而行。去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儼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儼聆其音似李徵者。儼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語。既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儼曰。我李徵也。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始與君同場屋十餘年。情好歡甚。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如渴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乃自匿草中。豈故人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爲異類。使君見吾形。則且畏怖而惡之矣。何暇疇昔之念邪。雖然。君無遽去。得少盡款曲。乃我之幸也。儼曰。我素以兄事故人。願展拜禮。乃再拜。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容曠阻。且久矣。僕夫得無恙乎。宦途不致淹留乎。今又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儼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學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况憲臺清要。分糾百揆。聖明慎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儼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

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去日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見我。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邪。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儼曰。願詳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夜聞戶外有呼吾名者。遂應聲而出。走山谷間。不覺以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則有斑毛生焉。心甚異之。既而臨溪照影。已成虎矣。悲慟良久。然尚不忍攫生物食也。既久。饑不可忍。遂取山中鹿豕。獐兔充食。又久。諸獸皆遠避。無所得。饑益甚。一日有婦人從山下過。時正餒。迫徘徊數四。不能自禁。遂取而食。殊覺甘美。今其首飾猶在巖石之下也。自是見冕而乘者。徒而行者。負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力之所及。悉擒而咀之。立盡。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旦化爲異獸。有視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君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世。躍而呼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儼且問曰。君今

既爲異類。何尙能人言邪。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耳。自居此地。不知歲月多少。但見草木榮枯耳。近日絕無過客。久饑難堪。不幸搪突故人。慙惶殊甚。儼曰。君久饑。某有餘馬一疋。留以爲贈。如何。虎曰。食吾故人之俊乘。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羊肉數斤。留以爲贈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也。君去則留之。又曰。我與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儼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教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既許我。豈我望邪。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號怨。豈知我化爲異類乎。君自南回。爲齋書訪吾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吾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儼亦泣曰。儼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儼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代。雖有遺稿。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

文人之戶闔。然亦貴傳於子孫也。儼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不傳歟。既又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已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歎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遣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乘風縱火。一家數人盡焚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尙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

此將令君見我焉。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知吾待故人之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施稽滯。王程願與子訣。欬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慟。行數里。登嶺。再視。則虎自林中躍出。咆哮。巖谷皆震。後回自南中。乃取他道。不復由此。遣使持書及賄贈之。禮訖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虢略入京。詣儼求先人之柩。儼不得已。具疏其事。遂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餓凍焉。儼後官至兵部侍郎。

馬自然傳 又見續仙傳

闕名

馬湘字自然。鹽官人也。世爲縣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治道術。遍遊天下。後歸江南。嘗醉於湖州。墮響溪。經日方出。衣履不濕。言適爲項羽相召。飲酒而返。溪濱觀者如堵。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宰相馬植出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延禮甚異之。植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

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亦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禮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藝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比常瓜更異。又於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乃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卽呼鼠。有一大者趨近塔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屋穴牆。晝夜擾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盡殺。汝輩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若叩搥謝罪。遂作隊行。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更絕鼠迹。湘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湘不食。促知微延叟急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但禮拜

哀鳴云。禪僧不識道者。昨失奉迎。致遺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得來。固乞舍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汝回入門。坐僧當能下牀矣。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道旁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語。湘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阻。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耳。於是延叟授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噀之。遂化成真鷺。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逐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獮子。亦以水噀化。成。走趣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主人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時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自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側。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

叟入家內靜處。湘乃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湘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折之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會陽發自廣州節度責婺州。發性尙奇異。乃徙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如故。今猶存焉。人或疾苦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脚駝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固讓不受。強與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復歸故鄉省兄。兄適出。嫂姪喜叔歸。湘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明此地。我惟愛東園耳。嫂姪異之。私計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相面。何便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與食皆不食。但

飲酒而已。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其故。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中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嘗於東川謂人我仙官也。敕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寶應錄 又見杜陽雜編

闕名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白衣。引真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阜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旣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

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阜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恒。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鏤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

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恆至。恆白於侏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侏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視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鞞鞞。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

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探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真如皆祕。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侏進達。若何。圓悟而止。侏乃遣盧恆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

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卽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旣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有超升。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墻高廠。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瑄所居。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白蛇記

闕名

元和二年。隴西李璠。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妹一

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請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疑質皎若。辭氣閒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蠶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羞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尙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

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懼。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阜。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隸。又皆蠱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卽出。

奉迎耳。車子既入。瑄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豔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已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巴西侯傳

闕名

吳郡張鋌。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鋌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鋌卽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鋌於門。曰。願先以

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鋌曰。客且入矣。鋌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鋌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鋌升階。謂鋌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鋌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叵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久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最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猙獰。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揖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叵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鋌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叵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願

謂鋌曰。吾今尙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鋌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鋌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怪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於榻。鋌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於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於前。蓋所謂鉅鹿侯玄。巨校尉也。而

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鋌既見大驚。卽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手持其金貝繪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求心錄 又見宣室志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脈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神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邪。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莫可得之。獨修浮圖氏法。庶可以佑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齋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既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露坐於磬

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邪。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之趣。人有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嘯。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謔。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不悅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育利王割截體身。及委身投崖以飼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固甘之也。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義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舍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飽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

挈食致於僧前。食之立盡。乃曰。吾旣食矣。當禮四方之聖。然後奉教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欲聞乎。宗素曰。某素向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知命錄

闕名

吳全素。蘇州人。舉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長安永興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旣臥。見二人白衣執簡。若貢院引榜來召者。全素曰。禮闈引試。分甲有期。何煩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隨行。不覺過子城。出開遠門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闊二尺已來。此外盡目深泥。見丈夫婦人。摔之者。拽倒者。扭枷者。鎖身者。連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頭者。面縛者。散驅行者。數百輩。皆行泥中。

獨全素行平路。約數里入城郭。見官府同列者千餘人。軍吏佩刀者。部分其人。率五十人爲一引。引過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當中設牀几。一人衣緋而坐。左右立吏數十人。衙吏點名。便判付司獄者。付禮獄者。付鑛獄者。付湯獄者。付火獄者。付案者。聞其付獄者。方悟身死。見四十九人皆點付訖。獨全素在。因問其人曰。當衙者何官。判官也。遂訴曰。全素忝履儒道。年祿未終。不合死。判官曰。冥官案牘。一一分明。據籍帖。追豈合妄訴。全素曰。審知年命未盡。今請對驗命籍。乃命取吳郡戶籍到。檢得吳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經出身。其後三年。衣食亦無官祿。判官曰。人世三年。纔同瞬息。且無榮祿。何必却回。既去。卽來。徒煩案牘。全素曰。辭親五載。得歸卽榮。何況成名。尙餘三載。伏乞哀察。判官曰。任歸。仍誠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似延遲。卽突明矣。引者受命。卽與同行。出門外。羨而泣者不可勝紀。既出其城。不復見泥矣。復至開遠門。二吏謂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卽歸。得不見判官之命乎。我皆貧。各惠錢五十萬。卽無慮矣。全素曰。遠客又貧。如何可致。吏曰。從母之夫。

居宜陽爲戶部吏者甚富。一言可致也。旣同詣其家。二吏不肯上堦。令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餅。全素至。燈前拱曰。阿姨萬福。不應。又曰。姨夫安。和又不應。乃以手籠燈。滿堂皆闇。姨夫曰。何不拋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惱人。全素旣憾。其不應。又目爲鬼神。意頗忍之。青衣有執食者。其面正當。因以手掌之。應手而倒。家人競來拔髮噴水。呼喚良久。方悟。全素旣言。情不得。下堦問二吏。吏曰。固然。君未還生。非鬼。而何。鬼語。而人不聞。籠燈行。掌誠足以駭之。曰。然則何以言事。曰。以吾唾塗人大門。一家睡塗人中門。門內人睡塗堂門。滿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塗之。全素掬手。二吏交唾。遂巡掬手。以塗堂門。纔畢。滿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寢。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搖動。則斃不寤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驚起。泣謂夫曰。全素晚來歸宿。何忽致死。今者見夢求錢。言有所遺。如何。其夫曰。憂念外甥。偶爲熱夢。何足遽信。又寢又夢。驚起而泣。求紙於櫃。適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絕則千緡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錢數多。某固不能勝。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盡

舉請負以致寄之。全素初以爲難。試以兩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極高。其實甚輕。乃引行寄介公廟。主人者紫衣腰金。勅吏受之。寄畢。二吏曰。君之還生必矣。且思便歸。爲亦有所見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觀否。全素曰。固所願也。乃相引入西市。絹行南盡人家。燈火熒煌。鳴鳴而泣。數僧當門讀經。香煙滿戶。二吏不敢近。乃從堂後簷上。計當寢床。有抽瓦拆椽。開一大穴。穴中下視。一老人氣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懷中繩。大如指。長二丈餘。令全素安坐。執之一頭。垂於穴中。中誠全素曰。吾尋取彼人人來當掣繩。遂出繩下之。而以右手摔老人。左手掣繩。全素遽掣出之。拽於堂前。以繩縛囚。二吏更荷而出。相顧曰。何處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相與往焉。既到。投老人於案上。脫衣纏身。更上推撲。老人曰。苦其聲。感人全素曰。有罪當刑。此亦非法。若無罪責。何以苦之。二吏曰。訝君之問何遲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樂綵雲。霓旌鶴駕來迎也。某何以見之。若有重罪及穢惡。合墮地獄。牛頭奇鬼。鐵叉枷杻來取。某又何以見之。此

老人無生天之福。又無入地獄之罪。雖能修身。未離塵俗。但潔其身。靜無瑕穢。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當其上計之時。其母已孕。此命既盡。彼命合生。今若不團撲。令彼婦人何以能產。又盡力揉撲。實覺漸小。須臾其形纔如拳大。百骸九竅莫不依然。於是依依提行。踰子城大勝業坊西南下。東回第二曲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復有燈火。言語切切。沙門三人當窗讀八陽經。因此不敢逼。直上塔。見堂門斜掩。一吏執老人投於堂中。纔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二吏曰。事畢矣。送君去。又偕入永興里旅舍。到寢房。房內尙黑。略無所見。二吏自後乃推全素。大呼曰。吳全素。若失足而墜。既甦。頭眩苦良久。方定。而街鼓動。姨夫者自宣陽走馬來。則已蘇矣。其僕不知覺也。乘肩輿。憩於宣陽數日。復故。再由子城入勝業生男之家。歷歷在眼。自以明經中第。不足爲榮。思速侍親。卜得行日。或頭眩不果去。或驢來脚損。或雨雪連日。或親故往來。因循之間。遂逼試日。入場而過。不復以舊日之望爲意。俄而成名。笑別長安而去。乃知命當有成。棄之不可時。苟未會躁。亦何爲舉。此一端足可以誠其

知進而不知退者。

山莊夜怪錄 又見傳奇雷窗作雷窗

闕名

大中年有雷菌秀才。假大僚莊於南山下。棟宇半墜。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菌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辛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菌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華既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羈懷。願聞處士之業。如何。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角。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輈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卽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令諷咏。俄聞人叩關。曰。南山班寅將軍奉謁。菌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相見。亦甚慰意。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太伯爲荊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班姓。寅曰。老兄大妄。殊

不知根本。且班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班之像。因以命姓。遠祖姑婕妤。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立功萬里外。封定遠侯。某爲虎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吹月高。牆外閒步。聞君吟詠。因來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觀碁局。在牀。謂特曰。願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久。未有勝負。菌翫之。教特一兩著。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豹。遂傾菌壺請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嚼決。須臾而盡。特卽不如。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齒。不能咀嚼。故也。數巡後。二班使酒作劇。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當其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觀二客懷悚久之。特舉曹植詩曰。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聯。

甚不惡。寅曰。鄙詩云。鵲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蹻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其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其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五真記 又見續玄怪錄

闕名

楊敬真。號州闕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箒。供農婦之職甚謹。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靜室。閉門閒坐。雖隣婦拜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不問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灑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牀上。若蟬蛻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來曰。昨夜夜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於君家。奏樂久之。稍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卽到。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

仙師使者來迎。將會於西嶽。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不穩。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峯。峯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徧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翛然。遂與塵隔。今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湛真詩曰。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繼詩曰。人世徒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果。名不可知。妙樂鏗

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爲誰。曰。茅君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蓬萊。其宮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邪。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獨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之。仙伯曰。敬真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邯鄲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知。但性本慮靜。閒卽凝神而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卽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邯鄲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尙書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三兩杯。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小金傳

闕名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於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牀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於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於家人。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犬。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貓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又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以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

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太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於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醑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以闌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朗言。還你遂擲。窗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餠。餠置戶限上。祝之。於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餠。餠以兩手據地。合面於餠。餠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鹽官縣。若得一頓餠。餠及願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爲問者。小金母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應諾。使人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擡

衣闌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卽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卽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鑊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

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已。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曰。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二點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項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喚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

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諾。賢聖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尙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迷樓記

韓偓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謂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數日。進圖。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于戶傍。

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祗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帝謂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於其中。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眞容也。勝繪

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也。他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遼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解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日夕游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晏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叟獨歌舞於磐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者歎

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亦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許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嚳。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艷好。誰惜是真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遣意云。祕洞扃仙丹。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浸入骨。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

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獨放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花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

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天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海山記

韓偓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是獨孤后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玩視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亦不快於帝。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陰賊刻忌。好鈞索。人情深淺。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事。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

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乃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倍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素曰。國本不可屢易。臣不敢奉詔。文帝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面向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啾啾有聲。帝拜素曰。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喪。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大行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郎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時宴內宮。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楮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忌之。帝多欲有所爲。素輒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

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召子弟二人而語曰。吾必死矣。出見文帝。語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內爲十六院。聚奇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天下共進花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定西苑十六院名。景明一。迎暉二。樓鸞三。晨光四。明霞五。翠華六。文安七。積珍八。影紋九。儀鳳十。仁智十一。清修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降陽十六。皆帝自製名。院有二十八。皆擇宮中佳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迴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北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多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

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煙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煙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來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豔。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除。湖上女。精選正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采蓮人。清唱漫頻頻。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鬪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醇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豔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遠。禁園

中斜日緩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息茂盛。桃蹊李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直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海。與宦人十數輩升海山。是時月色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寂。恍惚間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爲十六院中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唱陳後主謁帝。帝亦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其取當時之樂。以快平生。無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除。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陡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梢噪

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後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兀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

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尙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曰。爾非宮中物也。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內寢。義多以御榻下帝遊。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煩。院妃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慶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故而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時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江都來進。帝東幸維揚。後宮十

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臺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舍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辭曰：我兄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隄道。方今天下饑。路糧無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煙草。悲損門內妻。望斷吾家老。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徬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來者在途遭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座。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

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貴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左右。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往民間。周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謀莫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遼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湧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數。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魚食人之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原。膏血草野。狐犬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煙。萬民劍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

苦何多。饑荒尤甚。亂離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恆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箝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左右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惡過。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已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銷鑠。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適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剜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常言。吾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帝乃泣下。再三嘉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自刎矣。帝不勝悲傷。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

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傍。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秋寒。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終。臣生亦無門。臣已虧臣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况天子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開河記

韓偓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楊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

目前謂后曰。朕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靈景。視榮貴若陳腐。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喜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時王離畎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勅朝堂。有諫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管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卽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代李淵。爲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

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吏。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畚鍤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蕭靜。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啟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踞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

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玉祝。并白壁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窗牖間吹爨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既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僂僕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賓于天。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邱。以獻於叔。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于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邱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窠。嵌空羣夫下視。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

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語。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婆來。阿婆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皮毛。爲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搗其腦。一擊而碎。有聲如牆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婆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

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于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茆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以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擣。擊而食之。謂曰：合酥。巒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酬其值。寧陵下馬村陶榔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榔兒。榔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榔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榔兒兄

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罇。贈與。凡有上表及認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州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于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釀金三千兩。將獻于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爲塚。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

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念。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業。豈可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鎔銅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旣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知之。累

上表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惟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鎖甚嚴。用鄼人楊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城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萬。下塞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達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達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鄼陳蔡并開拓諸州丁

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達在側。乃叱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若弼怒。以象簡擊宇文達。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顯亦不行。宇文達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梁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十人。功旣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著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楫。卽每船用絲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

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獲其蔭。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旣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緊急。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功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作開河夫。死爲抱沙鬼。又埋却五萬人。旣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少有不祥。臣已回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其由。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後啖嬰兒。養賊

陶榔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奏達。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定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榔兒盜人之子。恐國寶榔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榔兒全家。令榔兒具招入內盜寶事。榔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所收令狐達奏章。不卽奏之罪。獄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達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易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

斬爲三段。榔兒兄弟五人。羊豕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負苓者傳

王續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午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盡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

居與名姓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承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讜端符卽承居爲客謁。丞延入就列，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慘慘曰：諾。卽其家假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現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閻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容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浚猊、獬、囊、馳者，靴袴一往來爲鉤，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於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觴，一小觴，一竿囊，二椰

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卽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色，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旣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虬髯客傳

張說

隋煬帝之幸江都。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公之聘。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頷而去。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冢之執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其逐也。計之詳矣。幸無推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語。真天人也。公

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髻而虬。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親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禮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餓。公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固不言。兄之問。則無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

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期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轡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遣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亦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於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道士方

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安妹處。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召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傍立而視。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罷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路語靖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爲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從容。無令前却。言畢。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人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奇。甫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亦

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昇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既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指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主。施功立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瀝酒向東南拜賀之。乃

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

東城老父傳

陳鴻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官。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羣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卽位。治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

馴使令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籠雞三百。從封東獄。父忠死。太山下。得予禮。奉尸歸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鬪雞服。會玄宗於溫泉。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輿。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喪車。昭成皇后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或醜於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官畢從。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敍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雁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橦。蹴毬踏繩。舞於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孫擾龍之徒歟。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

潘大同女。男服珮玉。女服繡襦。皆出御府。昌男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不悟。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幸成都。奔衛乘輿。夜出便門。馬踣道。穿傷足。不能進。杖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施力於佛。泊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矣。明日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色黯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訴於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自大歷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海池。立陁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至道。以善心化市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把土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於禪室。建中三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於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柏百株。構小舍居於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宮。捨錢三十萬。爲昌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取傭給。昌因日食粥一杯。漿水一升。臥草席絮衣。過是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隨大司徒燧入覲。省昌於長壽里。昌如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陽市。來往長安間。歲以金帛奉昌。皆絕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班亂。昌曰。老人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踰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間。蘄州庸調。繪布。駕轉連軌。盆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大原倉。備關中凶

年。關中粟麥。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廛間。有人禳病。法用卓布一疋。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治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飫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鞞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洪邁曰。讀此傳。元宗全盛儼然在目。至寫昌一段。去國失寵。尤足寓悽感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孰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畏冷。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

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而又好敍義事。其竇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眞古豪矣。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畫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爲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爲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卽盡。卽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爲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

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所在。誠得死在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一人爲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高力士傳

郭湜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水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

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具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恆。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恆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夫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兪。興黨錮之獄。楊裴韋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驛。付之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皇威遠震。聖澤滂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纖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

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斲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二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輪慮。難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鬪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叢爾戎羯。乘我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塞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

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官。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尙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比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尙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

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井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運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宏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兇謀逆計。主以嚴蔣僞敕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

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次安於虢潞。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兇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司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忭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

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攏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尙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瘡。敕於功臣閣下避瘡。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會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

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瘴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

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櫬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語記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裘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

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宜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者。報以誌之。況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陶峴傳又見甘澤謠

沈既濟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璧。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

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柏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

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都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住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毗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任氏傳

沈既濟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崑，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崑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崑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崑乘白馬而東，鄭子

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盼睩，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鄭行及里門，門局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隕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

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崙。崙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飛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崙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雜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崙。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崙笑曰。觀子之貌。

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崙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崙迎問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崙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崙逼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崙之內妹。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崙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崙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深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崙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微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崙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崙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崙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崙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崙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

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慚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至是。豈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斂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崙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醢。皆崙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與步。不常所止。崙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崙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之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崙曰。幸甚。廬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崙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崙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

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崙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崙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崙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崙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崙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信狹。勸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崙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皆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醴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

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價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敝。乞衣于峯。峯將買金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其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綴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

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而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圜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矣。適值於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歛然。墜於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迴覩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於鏡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泫然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悲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申宗傳

孫頤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迳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遁理者耶。何必知

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唾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篋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味。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所見梁隋陳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夜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百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迴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食。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鬩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

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元國來。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儻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請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見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叢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願見向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君既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卑賤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況爾清節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

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二童子見詩。怒曰。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遂疾逐君。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君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是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因吐珠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身輕神旺。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啓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失叟所在。

梅妃傳

曹 鄴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

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玳瑁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閒。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

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烏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玉鑑塵生。風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綠。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

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度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髻鬢見妃

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旁。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鄂林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閔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曾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螳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紅線傳 又見甘澤謠及劍俠傳

楊巨源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牒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臺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締交爲姻婭。使蓋日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廩。給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杖策庭除。問惟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繁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其疆土。數百年勳伐盡。

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塗，五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却迴也。嵩曰：儻事或不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鬢，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絢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落，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紅線曰：某子夜前三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卒步於庭下，傳叫風生。某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侍人四布，兵仗交羅。或頭觸屏

風，斝而蹶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糜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聊副於咨謀。當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遣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台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搗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中，狎以宴私。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雜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敢議親姻。往當捧轂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將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瘕。

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見誅。陷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寮。夜宴中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

劉無雙傳

薛調

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也。初仙客父亡。與母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如是者凡數歲。而震奉孀姊及撫仙客。尤至。一日王氏姊疾且重。召震約

曰。我一子。念之可知也。恨不見其婚宦。無雙端麗慧聰。我深念之。異日無令歸他族。我以仙客爲託。爾誠許我。瞑目無所恨也。震曰。姊宜安靜。自頤養。無以他事自撓。其姊竟不痊。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思念身世孤子。如此宜求婚娶。以廣後嗣。無雙長成矣。我舅氏豈以位尊官顯而廢舊約耶。於是飾裝抵京師。時震爲尙書祖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仙客既覲。置於學舍。弟子爲伍。舅甥之分依然如故。但寂然不聞選取之議。又於窗隙間窺見無雙。姿質明艷。若神仙中人。仙客發狂。唯恐姻親之事不諧也。遂嚮囊橐。得錢數百萬。舅氏舅母左右。給使達於厮養。皆厚遺之。又因復設酒饌。中門之內。皆得入之矣。諸表同處。悉敬事之。遇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獻。雕鏤犀玉。以爲首飾。舅母大喜。又旬日。仙客遣老嫗以求親之事。聞於舅母。舅母曰。是我所願也。卽當議其事。又數夕。有青衣告仙客曰。娘子適以親情事。言於阿郎。阿郎云。向前亦未許之。模樣云云。恐是參差也。仙客聞之。心氣俱喪。遲旦不寐。恐舅氏之見棄也。然奉事不敢懈怠。一日。震趨朝。至日初出。忽然走馬入宅。汗流

氣促。唯言鑰却大門。鑰却大門。一家惶駭。不測其由。良久乃言。涇原兵士反。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赴行在。我以妻女爲念。略歸部署。疾召仙客。與我勾當家事。我嫁與爾無雙。仙客聞命。驚喜拜謝。乃裝金銀羅錦二十馱。謂仙客曰。汝易衣服。押領此物出開遠門。覓一深隙店安下。我以汝舅母及無雙出啓夏門。遠城續至。仙客依所教。至日落城外店中。待久不至。城門自午後扃鑰。南望目斷。遂乘驄秉燭。遠城至啓夏門。門亦鑰守。門者不一。持白棊。或坐或立。仙客下馬。徐問曰。城中何事如此。又問今日有何人出此門者。曰。朱太尉已作天子。午後有一人重載。領婦人四五輩。欲出此門。街中人皆識云。是租庸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近夜追騎至。一時驅向北去矣。仙客失聲慟哭。却歸店。三更向盡。城門忽開。見火炬如晝。兵士皆持兵挺。刃傳呼斬斫。使出城。搜城外朝官。仙客捨輜騎驚走。歸襄陽村居三年。後知尅復。京闕重整。海內無事。乃入京。訪舅氏消息。至新昌南街。立馬徬徨之際。忽有一人馬前拜。熟視之。乃舊使蒼頭塞鴻也。鴻本王家生。其舅常

使得力。遂留之。握手垂涕。仙客謂鴻曰。阿舅阿母安不。鴻云。並在興化宅。仙客喜極。云。我便過街去。鴻云。某已得從良。客戶有一小宅子。販繪爲業。今日已夜。郎君且就客戶一宿。來早同去。未晚。遂引至所居。飲饌甚備。至昏黑。乃聞報曰。尙書授僞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掖庭矣。仙客哀冤號絕。感動鄰里。謂鴻曰。四海至廣。舉目無親戚。未知託身之所。又問曰。舊家人誰在。鴻曰。唯無雙所使婢探蘋者。今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仙客曰。無雙固無見期。得見探蘋。死亦足矣。由是乃刺謁。以從姪禮見。遂中具道本末。願納厚價。以贖探蘋。遂中深見相知。感其事而許之。仙客稅屋與鴻蘋居。塞鴻每言。郎君年漸長。合求官職。悒悒不樂。何以遣將。仙客感其言。以情懇告。遂中薦見仙客於京兆尹李齊運。齊運以仙客前銜。爲富平縣尹。知長樂驛。累月。忽報有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洒掃。宿長樂驛。種車子十乘下。訖。仙客謂塞鴻曰。我聞宮嬪選在掖庭。多是衣冠子女。我恐無雙在焉。汝爲我一窺可乎。鴻曰。宮嬪數千。豈便及無雙。仙客曰。汝但去。人事亦未可定。因令

塞鴻假爲驛吏。烹茗於簾外。仍給錢三千。約曰。堅守茗具。無暫捨去。忽有所覩。卽疾報來。塞鴻唯唯而去。宮人悉在簾下。不可得見之。但夜語諠譁而已。至夜深。羣動皆息。塞鴻滌器構火。不敢輒寐。忽聞簾下語曰。塞鴻塞鴻。汝爭得知我在此也。郎健否。言訖。嗚咽。塞鴻曰。郎君見知此驛。今日疑娘子在此。令塞鴻問候。又曰。我不久語。明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言訖便去。忽聞簾下極鬧。云。內家中惡中使索湯藥。甚急。乃無雙也。塞鴻疾告仙客。仙客驚曰。我何得一見塞鴻。曰。今方修渭橋。郎君可假作理橋官。車子過橋時。近車子立。無雙若認得。必開簾子。當得瞥見耳。仙客如其言。至第三車子。果開簾子。窺見真無雙也。仙客悲感怨慕。不勝其情。塞鴻於閣子中褥下。得書送仙客。花牋五幅。皆無雙真跡。詞理哀切。敘述周盡。仙客覽之。茹恨涕下。自此永訣矣。其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驛務歸本官。遂尋訪古押衙。閑居於村墅。仙客造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可勝紀。一年未開口。

秩滿。閑居於縣。古生忽來。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一片有心人。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效。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晚爲恨耶。半歲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云。茅山使者迴。且來此。仙客奔馬去。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喫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探蘋對。仙客立取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且歸。後累日。忽傳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也。仙客號哭。乃歎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奈何。流涕歔歔。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叩門甚急。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心頭微暖。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絕。救療至夜。方愈。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舍後掘一坑。坑稍深。抽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

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丸，昨令探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屍。凡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泄。茅山使者及昇箆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得更居此門外，有幃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遂并屍蓋覆，訖未明發。歷西蜀下峽，寓居於渚宮，悄不聞京兆之耗。乃挈家歸襄鄧別業，與無雙偕老矣。男女成羣。

贊曰：人生之契濶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嘗謂古今所無，無雙遭亂世籍沒，而仙客之志死而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取之，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後歸故鄉，爲夫婦五十年，何其異哉。

霍小玉傳

蔣防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翁然推伏。

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濃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悵。住在勝業坊古寺曲南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

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謂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堦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爲榮。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

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巧。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紗。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叙溫辭。辭氣宛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幃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陳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惡縈懷。玉謂生曰。以

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恆。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遂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週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

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遣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鬻。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

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慙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不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角。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觀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嘆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

抱持而進。急走推入中門。便令鑰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粧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僮勉之間。彊爲粧梳。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頃之有酒。殺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縶帷之中。容貌妍麗。宛

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襪襠。紅綠帳子。斜身倚帷。手引綉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

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透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誓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

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廻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李娃傳

自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自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

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宅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濶。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

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厮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酌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

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徒居而且再宿矣徵徒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悲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

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尙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悞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擧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醮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備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屨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顛顛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翬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爲衆所誦。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追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

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齋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游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廡。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

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矢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既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隅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

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作于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于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贖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

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鷺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